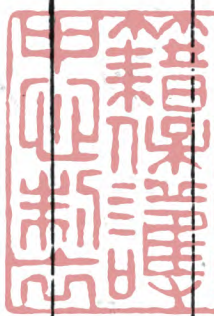


聞見後錄

卷六
卷十三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六



明毛晉訂

博著

論先天八卦之位與繫辭不同權竊謂康節先生所以辨伏羲文王之易者為明之此也伏羲之易乾南而坤北自乾而左巽而右兌在東離為陽與起震絡艮之序則離上而坎下震東而兌西與先天之位固不同矣乾坤屯蒙之序與乾

履大有大壯之序亦不同也乾坤屯蒙之序孔子作序卦以天教下其辭其義可翫而習也乾履大有大壯之序文王不言其義後之學者何所據而習之雖無可據之義而悟之在心心聲不足以發其奧心畫不足以形其妙墮于言語文字而先天之易隱矣素隱之士豈乏人哉背理而求數文王憂之固闔其門而拒其出孔子繼文王之志微顯闡幽一以仁義默而成之不

言聖人之教如此潔淨精微可謂至矣後之學者猶有舍經取緯違大理而黷正經者京房之流是也康節云物理之學不可強通強通則失理而入于迷矣皇極之書不可以強通者也失理之士捨仁義而迷小道背來物而役私情如是而取皇極者文正闔焉非與康節異心也蓋伏羲文王之易一而不一文王康節之學同而不同皇王之時異闔闢之義殊易之所以爲異

者未嘗二也所謂伏羲之八卦文王之八卦未嘗異未嘗同也曰一日二日異曰同者皆求異情爾瓘竊意其如此而情之所是亦不敢以爲必然更須面叩乃可以決耳蒙諭繫辭論釋諸爻未有及象數者豈得意忘象者真孔子之學耶此言盡易之要矣至于日星氣候之說未及深考然以爻當朞旣出于繫辭而曆象二語又載于堯典川令所紀皆節候也鳥火靈昴可辨

分至辰弗集房則失日可知春秋日食之數後世曆象十得七八已號精密是故離坎之上下乾坤之南北在六經者恐皆可考不獨易也孔子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歲不能自成也當有成歲之法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者成就之法也治曆明時乃先王莫大之政以嗣征考之可以見矣而王省惟歲而成歲之法付之有司有司失

職必誅無赦非如他罪之可宥也夫何聖而不
然哉賴此以授民時也敢不欽乎然而聖人之
文經天緯地經出于上而緯在有司上揆下守
民時所賴皆不可以不欽也稽覽配合之說一
本于緯曆法之所取而有司之所當習也康節
云洛下閎但知曆法唯揚子雲知曆法又知曆
理易之在先天者非曆理乎文正讀太玄說曰
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書而

不悖借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爲得
已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贊易非別爲書而與
易競也又曰夫畋者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
異哉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旣設網而使弋者
爲之助乎又曰孔子旣沒知聖人之道者非揚
子而誰與孟荀殆不足以擬況其餘乎權淺陋
初不知玄嘗輕議其書而妄評其是非自聞康
節之言始索子雲于曆理之內及觀文正之論

然後知太玄不可不學而冥冥然未有入路尚苦其字之難識况欲遽測其祕奧乎文正自謂求之積年乃得觀之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闚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歎子雲爲真大儒矣凡文正之學主之以誠守之以謙得十百而說一二其于玄也不觀不到則其言不若是矣瓘初不聞此乃輕議子雲之書而妄評其是非心之愧悵可勝言哉棄舊誤于垂成累初習于

平地而幾於往而無戀積新而可隆尚賴先覺大子許其止而與之進也

瓘所論康節之學恐不然康節詩云自從三度絕韋編不讀書來十二年俯仰之間無所愧任人誇道是神仙神仙且不受也以爲數學可乎康節云先天之學心法也然則其學在心或于內外欲觀休咎故以皇極爲考數之書耳如聞康節未嘗以皇極語人故其說不傳自有八卦可

以闕玩惠迪則吉違之則咎何必更求休咎于皇極之書也

故諫大夫陳公瑩中論康節先天之學書爲楊中立游定夫出也大諫公與康節不相接博之先君因公之請嘗進遺書之副歸焉于時國有巨盜據顯位未發公以言刺之反得罪其後人無敢繼者盜之威自此盛卒至于亂天下世以公之明比漢何武唐郭子儀本朝呂獻可蘇明允

矣或疑公前知如神亦出于康節之書則非也公旣廢始爲康節之學其英偉絕人之資所見超詣如此書也中立定夫同出伊川之門于先達之序尚未詳故不知其學也明道伊川視康節賦詩曰先生相與宴西街小子親携几杖來其恭如此張橫渠干伊川諸父比也橫渠見康節尚拜牀下博猶記王母夫人語及伊川必曰程二秀才云云蓋當康節隱居謝聘日伊川尚

年少未爲世所知也博蚤見伊川又與伊川族弟穎善穎知好大學伊川于其眷中獨與之言易嘗從穎得書疏一通伊川手迹也曰爲易學者但取王輔嗣胡先生王荆公之說讀之無餘事矣今伊川易傳行于世大旨可見爲其學者遽以大諫公所謂伏羲八卦之語則駭矣康節平居尚不以語人博其敢謂伊川有所不知也近時妄人出雜書數十百條託爲伊川之說意

欲前無古人足以重己之師矣如司馬文正張橫渠皆斥以爲未至但以康節爲數學亦安知所謂數者非伊川之雅言也豈中立定夫亦惑于此歟大諫公反復論之深矣先君之戒則曰張巡許遠同爲忠義兩家子弟材智汚下不能明二父之志更相毀于後世故并爲退之所貶凡託伊川之說以議吾家學者若子孫可勿報辨博爲史官大諫公中子正同爲尚書郎尚以

世家之故遇博厚爲博道公平生之言爲詳又
出此書俾論著其下博不肖不知大父之學若
其淵源不可誣者亦嘗有聞矣然博之言有不
敢盡者尚遵先君遺訓云

先友周全伯喪嫡母次所生母死疑其爲服爲位
全伯程伊川子壻伊川尚不能決先人問之司
馬文正公曰某承問有人居嫡母之喪而所生
母卒疑其所以爲服及之位之禮按雜記云有

二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又云有父之
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
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之喪其
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
喪服是先有喪而重有者皆當別爲服也又曾
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其葬
也先輕而後重其奠及虞先重而後輕此謂遭
同月者也今之律令嫡繼慈養與母同例皆應

服齊衰三年子之于母嫡庶雖殊情無厚薄固當同服而喪服小記云妾附于妾祖蓋古妾與女君尊卑殊絕設位于他所可也禮者大事先賢不敢輕議况如某詎敢輒以許人姑記所聞以報尚裁爲幸予謂文正公之于禮可以爲後世法矣故表出之

近年洛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尚書禮記論語各已壞缺論語多可辨每語必他出

至十數語則曰凡章若干如朝聞道夕死可也如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如執車者爲誰子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如置其杖而耘等語校今世本爲異尚書高宗饗國百年今世本肆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爲異甚初熹平四年伯喈以經讀遭穿鑿謬妄同馬日磳等以前聞考正自書于立石洛陽大學門下摹寫者日千車乘填塞廣西至隋開皇六年

遷其石于長安文字剝泐不可知詔門劉焯劉
炫能盡屈羣起之說焯因罹飛章之毀予謂孔
子自衛反魯一定詩書之冊至漢熹平六百年
有奇已多謬失自熹平至隋開皇又四百年有
奇自開皇至今代又五百年有奇其謬失可勝
計也耶皆一時通儒之稱伯喈曰然焯炫又曰
然可信也按隋史旣遷其石于長安今尚有出
于洛陽者何哉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七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唐高祖之起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高祖謂世
民曰若事成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爲太子將
佐亦以爲請世民屢辭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
齊王元吉多過失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內不自
安乃與元吉共傾世民各引樹黨友高祖晚多

內寵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競交結諸長子以自固建成元吉曲意事諸妃嬪諂諛賂遺無所不至以求媚于高祖或云烝于張婕妤尹德妃世民獨不然故妃嬪等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民平洛陽妃嬪等私求寶貨并爲親屬求官世民曰寶貨皆以籍奏官當授賢才有功者不許淮南安王神通有功世民給田數十頃張婕妤之父因婕妤欲奪之神通執秦王之令不可

俱以爲怨尹德妃父阿鼠強橫毆秦王府屬杜如晦折一指曰汝何人過我門不下德妃反奏家爲秦王左右陵暴高祖積怒數責世民世民深自辨終不信又世民每侍宴宮中對諸妃嬪思太穆皇后早世不得見上有天下或歔歔流涕高祖顧之不樂諸妃嬪因密共譖世民曰海內幸無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娛樂秦王獨泣涕正是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後妾等母子決不

爲秦王所容因相與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屬之必能保全高祖爲之愴然由是待世民浸疎而建成元吉日親矣元吉勸建成除世民俟入朝因而刃之世民從高祖幸元吉第元吉伏護軍宇文寶于寢內欲刺世民不果高祖幸仁智宮建成居守世民元吉從建成元吉就刺世民曰安危之計決在今歲建成又使郎將尒未煥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慶州都督

楊文幹使之舉兵欲表裏相應尒未煥橋公山告其事文幹遂反高祖怒甚囚建成于幕下飼以麥飯高祖謂世民曰楊文幹反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應自行還立汝爲太子吾不能効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爲蜀王蜀兵脆弱他日不能事汝取之易耳元吉與妃嬪更迭爲建成請封德彝亦爲之營解高祖意遂變唯責以兄弟不睦歸罪太子中允王珪右衛率韋

天策兵曹參軍杜淹並流于雋州高祖校獵城南命建成世民元吉馳射角勝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喜蹶以授世民曰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澗第善騎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蹋立于數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如是者三顧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豈不有命建成聞知反令妃嬪譖于高祖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爲天下主豈有浪死高祖大怒先召建成元吉

後召世民入責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速邪世民免冠頓首請下法司按驗高祖怒不解忽有司奏突厥入寇高祖乃改容勞勉世民命之冠帶與謀突厥高祖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建成夜召世民飲酒因鴆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淮南安王神通扶之還西宮高祖問世民疾敕秦王素不能飲自今無得復夜飲因謂世民曰

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爲嗣
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爲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
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當遣汝
建行臺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命汝建天
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辭建成元
吉相與謀秦王若至洛陽有土地甲兵不可復
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取之易耳乃密令
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

觀其志趣恐不復來又近幸之人各以利害說
高祖事復中止建成元書與後宮日夜譖世民
高祖信之將加罪陳叔達力諫乃止元吉請殺
世民高祖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
爲辭秦府幕屬皆憂懼不知所出房玄齡謂長
孫無忌曰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
地實社稷之憂也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
家國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正在今日無忌曰吾

懷此已久未敢言今當白之乃入言于世民世民召玄齡謀之玄齡曰大王功在天下當承大業今日憂危乃天贊之也其勿疑又與府屬杜如晦共勸世民誅建成元吉元吉以秦府多驍將乃譖尉遲敬德下詔獄世民爲之分辨僅免又譖程知節出爲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建成元吉曰秦府智畧之士可懼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譖逐

之會元吉當北伐時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秦叔寶等又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王暉密告世民曰建成語元吉吾與秦王餞汝于昆明池使壯士刺殺秦王于幕下以暴卒聞敬德等汝悉坑之世民以暉言告長孫無忌等長孫無忌等勸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旦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死今眾人

以奉王乃天授也禍機垂發而王猶晏然不以爲憂王縱自輕如社稷宗廟何王如不用敬德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事今敗矣敬德必不爲王有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世民曰吾言亦未可全棄公更圖之府僚又曰元吉之凶終不肯事建成聞薛實言元吉之名合成唐字當主唐祀元吉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

建成謀未成已有取建成之心亂心無厭何所不爲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奈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會太白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高祖以其狀授世民世民乃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曰臣于兄弟無絲毫之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恥見諸賊高祖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

世民遂誅建成元吉云予嘗論史官贊唐太宗曰比迹湯武則有焉于成康若過之何庶幾云孫諫議甫則直以爲聖蘇東坡則以從諫近于聖也如建成之庸懷元吉之凶戾得以害太宗則唐之宗社可立以亡孰能保隋之遺民于塗炭鋒鏑之餘傳三百年之遠乎故劉昫歐陽文忠之史于誅建成元吉不議也昫又曰當高祖任讒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偪孰顧分崩

變故之興間不容髮方懼毀巢之禍寧虞尺布之謠蓋代之公言也獨范內相純夫作唐鑑以太宗誅建成元吉周公誅管蔡不同曰管蔡流言于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于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予以爲不然周公繫周之存亡曷若太宗繫唐之存亡哉管蔡一流言以危周公周公得而誅之建成元吉已醜太宗不死尚衷甲伏

兵懍懍日夜欲發不比管蔡之危周公也太宗獨不得而誅之乎管蔡之危周公則得罪于天下建成元吉之害太宗獨不得罪于天下乎隋餘之人恃太宗以爲命者宜甚于周之人恃周公也以周公之靈固非管蔡可危不幸不免爲周之輔佐者召公而下尚有人王室何卹于間也如建成元吉得害太宗唐隨以亡矣不止于間王室也太宗豈得而私之哉純夫又曰立子

以長不以功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予亦以爲不然古公捨長泰伯立季歷爲太子文王捨長伯邑考立武王爲太子非邪若以賢也大賢亦莫如太宗大功大德格于天地不俟古公文王之明智雖甚愚至下之人亦知其當有天下高祖惑于內不察也老耄荒悖可勝言哉予故具列建成元吉謀害太宗之事以見太宗之計出于亡聊實與天下誅之比周

公誅管蔡之義甚直不愧也以反純夫之說以遺知言之君子

漢高祖方擁戚姬周昌嘗燕入奏事是周昌得見戚姬也又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廷諍呂后側耳東廂聽見周昌跪謝云云是呂后得見周昌也又文帝至灞陵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顧謂羣臣皆得見慎夫人又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

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云云是袁盎亦得見皇后慎夫人也漢宮禁之法不嚴如此

司馬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晉張輔用此論優劣云

蔡邕以致遠恐泥爲孔子之言李固以其進銳者其退速爲老子之言杜甫以東方朔割肉爲社日以褒姒爲夏商皆引用之誤

前漢敘傳外博四荒按書外博四海博字爲誤魏

高堂隆傳是田大簡按詩是用大諫簡字為誤
 後漢書方術傳懷協道藝當作挾字胡廣傳議
 者剝異當作駁字朱浮傳保宥生人當作祐字
 王允孚藥求死當作茹字史官失于是正類此
 者不一

漢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載名後史章帝紀祠太
 上皇於萬年注名它官反一名執嘉高后紀載高
 祖母曰昭靈后

吳太子非美諡也宣帝以加其祖予謂太子之死
 可哀也與幽厲之惡不同與孟子所謂雖孝子
 慈孫不能改者亦不同也

昔人賤庶生子孫堅五子吳史載其四仁生也不
 錄故陳武贊曰子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比翼
 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然田嬰有子四十八
 而賤妾之子文最賢故以為太子孟嘗君也
 賈誼疏云生為明帝沒為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為

太宗又云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
 是時文帝尚無恙非不忌也更為之前席如武
 以道惡曰以我不行此道邪以馬瘦曰以我不
 乘此馬邪皆殺主者其有聞矣今章奏不當名
 趙廣漢按國史會要本朝廣漢之後也

唐李唐之後未開唐
 化章奏不當名章奏也

此等別為一條
 華章何所為也

吳太子申與金出買帝心以終其歸太子之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八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禁中
 韓愈以諫逐十五年有陳弘志之禍懿宗咸通
 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為戒懿
 宗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送佛骨
 還法門寺愈之諫云奉佛以來享年不永者其

聞見後錄
知言哉

後漢胡廣卒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衣縗經者數百人董翊舉孝廉爲須昌令聞舉將將死棄官去唐杜審言受崔融之知融死爲服總麻裴佶與鄭餘慶友善佶死餘慶爲行服此禮久廢近時張樂全薨東坡用唐人服坐主喪總麻三月東坡薨張文潛坐舉哀行服得罪

新唐史韓退之鄧州南陽人史記白起攻南陽徐廣註云此南陽內河脩武也則退之脩武人也以爲鄧州誤矣

西漢于定國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夫死無子不肯更嫁姑不欲累其婦自經死姑女誣婦殺之官乃曲成其獄定國爭之太守不聽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上辭病去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而定國白之乃殺牛祭孝婦大雨歲熟東漢孟嘗上虞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

老壽終而夫女弟誣婦鳩之官竟其罪嘗言其
 枉太守不聽哀泣門外因謝病去太守殺寡婦
 郡連旱二年後太守至嘗具陳其冤乃刑訟女
 而祭婦冢天雨穀稼遂登二事甚相類范曄後
 出無一言何也

案東西考婦是于定國女于公事

唐代宗既誅元載欲盡誅其黨韓會等具奏苦諫
 止降遠州會退之兄也退之謂兄罹讒口承命
 南遷按會所坐非罹讒者柳子厚亦云韓會善

清言名最高以故多得謗豈士能清高反汚于
 元載乎近時王銍作會補傳亦不出黨元載事
 皆非實錄

班固嘗醉罵洛陽令种競至實憲敗競收憲賓客
 固在其數死獄中固著漢書未就詔固女弟曹
 世叔妻昭續一作緒後同成之是謂曹大家華嶠論
 固曰排義節否正直不以殺身成仁為美者予
 謂嶠為知言則固附實憲以死不足悲也班固

作漢史失于畏司馬遷自武帝而上于遷之詞不敢輒易如項羽傳但取高祖事于本紀中耳他傳皆然應遷書某人有曰其子某今爲大官距固之世已二百年固書其人亦皆曰其子某今爲大官失于畏遷也遷作歷代史人物表食貨等志嘗著歷代之人固作漢史表志亦著歷代之人失于畏遷也固知畏遷按漢書自武帝而下至平帝續成之可也于其詞重出不可也

孔子作經使後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其法固不知也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誌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同其詞各異庶幾知之矣

案史記無之而表食貨志

前蜀劉禪以魏景元五年三月降明年十二月魏亡後蜀王衍以唐同光三年十一月降明年三月被誅四月莊宗死郭從謙之變二主失于遽降殆相類然衍不足道禪若稍收用其先人舊

臣遺策中原方易代必未能闕蜀蓋譙周之罪
上通于天矣

路巖貶新州死于楊叔死之榻見通鑑劉摯貶新
州死于蔡確死之室見王鞏雜記二事甚類可
駭也

蜀郡男子路建等輒訟慙忤而退以應文王卻虞
芮之訟以媚王莽蜀之為佞又有甚于劇秦美
新者

王莽令國中不得有二名又遣使諷單于為一名
東漢士大夫以操節相高遇莽之事必唾也乃
終其世謹一名之律何也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于孔子六世孫子順子
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
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
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
體成則自然也如子順之論乃孟軻氏堯舜性

之湯武反之五霸假之乂假而不歸安知其非
有之論也善乎涑水先生曰假者文具而實不
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
能霸乎東坡先生曰假之與性其本亦異矣豈
論歸與不歸哉雖乂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予
每誦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二語三太息也

曹參召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
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無有姦枉程伊川

曰今人治獄不治市故予爲吏于二政不敢不
勉

初回紇風俗朴厚君臣之等甚不異故衆志專一
勁健無敵自有功于唐唐賜遺豐腴登用可汗
始自尊大築宮室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
中國爲之虛耗而虜俗亦壞如耶律德光踐汗
中土而有之且死其母猶不哭撫其尸曰待我
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蓋謂之華夷者天也

問見後錄 六
有或反此非其福也

李紳族子虞盡以紳密論李逢吉之疏告逢吉故紳爲逢吉所陷呂晦叔族子嘉問先以晦叔欲論王介甫之疏告介甫故晦叔爲介甫所逐蓋知不肖子代不乏人也

陳叔寶不道楊廣親擒之叔寶死謚煬後楊廣不道尤惡死亦謚煬云

唐故事天下有冤者許哭于太宗昭陵之下

漢高祖入關與民約法三章盡除秦苛令唐高祖入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盡除隋暴禁

太史公曰子貢在七十子之徒最饒使孔子之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後先之也予謂非是太史公旣被刑報益州刺史任安書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豈于子貢之饒有感焉如孔子之聖何資于饒乎

秦孝文王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

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室漢韓信家貧母死無以葬乃行營高燥地令旁可置萬家者顏師古註言其有大志也初不知信實本夏太后語耳予謂有地學者云至一之地坦然平蓋其法古矣

王濬伐吳在益州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門其背可以馳馬往來木梯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彥取流梯以白吳

主云云予謂古八尺爲步一百二十步爲九十六丈江山無今昔之異今蜀江曲折山峽不一雖盛夏水暴至亦豈能回泊九十六丈之船及冬江淺勢若可涉尋常之船一經灘磧尚累日不能進而王濬以咸寧五年十一月自益州浮江而下決不可信又建平今爲夔州距益州道里尚數千木梯蔽江近不爲蜀人取之乃遠爲吳人得之乎特史官夸辭云爾如流血漂杵之

事孟子固不信也

蕭道成既誅蒼梧王王敬則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卽位沈攸之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克白紗帽共着耳蓋晉宋齊梁以來惟人君得着白紗帽家有范瓊畫梁武帝本亦着白紗帽也

梁武帝以熒惑入南斗跣而下殿以禳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之讖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

應天象邪當其時虜盡擅中原之土安得不應天象也

突厥本西方賤種姓阿史那氏居金山之陽爲柔然鐵工至其酋長土門始强大頗侵魏西邊魏丞相泰始遣酒泉胡安諾槃陀使其國國人喜曰大國使至吾國興矣其後憑陵中國唐高祖至以臣事之卒爲太宗所滅予謂天初無夷夏之辨其爲盛衰陰陽治亂之數也驗于今昔無

不然者

羊祜從甥王衍從祜論事辭甚辨祜不荅衍怒拂衣去祜顧他客曰王夷甫以盛名居大官然傷風敗俗者此人也又步闡之役祜欲以軍法斬王戎故戎衍于祜以積怨毀之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後衍尚虛誕鄙薄名教識者以爲憂戎獨深然之以致夷狄斲喪中原之禍衍身自不免羊公之知人于王衍則呂獻可

之于王荆公似之于王戎則張九齡之于安祿山似之嗚呼賢哉

北齊劉炫字光伯時求遺書乃偽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訟之者原赦降死一等今有連山易意義淺甚豈炫之僞書乎

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疎率無行嘗因宴失金叵羅于珽髻上得之近世以洗爲叵羅

若果爲洗其可置之髻上未知叵羅果何物也
漢韓信擒李左車問以下齊之策周宇文邕破晉
陽擒高延宗問以取鄴之策皆辭而後對悉如
其言二事甚類豈兵法當爾耶

唐鄭元璠使突厥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
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擄掠所得皆入國
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
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兄弟

積世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說引精
騎數十萬還元璠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死
者數矣本朝慶曆二年北虜以重兵壓境欲得
關南十縣其勢不測富韓公報使謂虜主曰北
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
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
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
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于北

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
故契丹全師獨克雖擄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
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
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
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
勝負未可知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
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
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
大悟首肯者久之是亦鄭元璠之議也如富公
則終身不自以爲功或面贊使虜之事公必變
色退避不樂東坡書顯忠尚德之碑首著公使
虜事今天下誦之然非公意也

太史令傳奕上疏請除佛法云不忠不孝削髮而
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僞啓三途謬
張六道恐喝愚民詐欺庸品又云生死壽夭出
于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

招而愚僧皆矯云由佛又云降自羲農至于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永漢明帝始立胡神洎于符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祚短政虐云云韓退之論佛骨奏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事之最謹而國大亂憲宗得奏大怒將加極法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言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至天促何出之

其乖刺也予謂愈之言蓋廣傅奕之言也故表

出之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九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唐高宗曰隋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為戒虛心求
 諫而無諫者何也李勣曰陛下所為盡善羣臣
 無得而諫予謂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為后決
 于李勣陛下家事勿問外人一言又謂高宗盡
 善無可諫太宗以勣遺高宗失于知人矣

聞見後錄
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
之力不能克郝靈筌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時
宋璟爲相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
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筌慟哭而死初
熙寧元豐間西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爲邊患
數覆官軍神宗懸旌節爲賞捕之不能得至元
祐年將种誼生致之呂汲公在相位誼但轉一
官爲西上閣門使而已亦宋璟之意也

李勣許敬宗于高宗立武后李林甫于玄宗廢太
子皆以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一言而定嗚呼
姦人之言自世主之好以入故必同

高祖益蕭何二千戶以嘗錄咸陽時送我獨贏錢
二光武賜馮異以珍寶衣服錢帛用報倉卒蕪
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二帝于三皇其類可以
謂之故人矣

高祖令項籍舊臣皆名籍獨鄭君者不奉詔盡拜

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劉裕密書招司馬休之府錄事韓延之不屈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字顯宗名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如鄭君韓延之二人者可以語事君之義矣

漢宣帝初立謁見高廟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唐宣宗初立李德裕奉册上問左右適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世謂霍氏之禍萌于驂乘李氏之禍起于奉册

故曰威震主者不畜二公甚類也

李匡威忌曰王鎔就第弔之匡威素服裹甲見之唐末武人忌曰尚素服受弔也

張芸叟爲安信之言舊見唐野史一書出二事一明皇爲李輔國所弑肅宗知其謀不能制不數日雷震殺之一甘露禍起北司方收王涯盧仝者適在坐并收之仝訴曰山人也北司折之曰山人何用見宰相仝語塞疑其與謀自涯以下

皆以髮反繫柱上釘其手足方行刑全無髮北
司令添一釘于腦後人以爲添丁之讖云

秦始皇兼并天下灰六籍銷五兵廢古文武之事
自立一王之制本大賈人呂不韋之子曹操以
姦雄之資正大漢有餘力世官者本夏侯氏之
子晉元帝渡江爲東晉尚百年本小吏牛氏之
子天之所興有不可知者

晉史劉聰時盜發漢文帝霸陵宣帝杜陵薄太后
陵得金帛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詔收其餘以
實府庫自漢至晉已四五百年陵中之帛豈不
腐壞當云金玉可耳又蘇公爲韓魏公論薄葬
曰漢文葬于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
爲聖明後世安于泰山亦非也

牛僧孺自伊闕尉試賢良方正深詆時政之失宰
相李吉甫忌之泣訴于憲宗以考官爲不公罷
之考官白樂天也故并爲吉甫父子所惡予謂

牛李之黨基于此嘉祐中蘇子由制策上自禁
省歷言其闕不少避至謂宰相不肖思得婁師
德郝處俊而用之宰相魏公亟以國士遇之非
但不忌也嗚呼賢于李吉甫遠矣

司馬文正初作歷代論至論曹操則曰是奪之于
盜手非取之于漢室也富文忠疑之問于康節
以爲非是予家尚藏康節荅文忠書副本當時
或以告文正今通鑑魏語下無此論

太史公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大湟
上姑蘇望五湖西瞻蜀之岷山及離堆而作河
渠書吳蜀之水爲江秦之水爲河其書江淮等
不當通曰河蓋太史公秦人也

漢史蕭何傳先言民上書言何強賤買民田宅數
千又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
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爲勢家所奪其
反覆不可信如此

漢高祖嫚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至張良必
字曰子房而不敢名高祖僞遊雲夢縛韓信載
後車信嘆息曰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
者如子房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高祖安得而
害之故司馬遷具書之班固乃削去下二語是
未達淮陰之嘆耳

漢高祖出成臯東渡河獨滕公從張耳韓信軍脩
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者馳入趙壁張耳韓
信未起卽卧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
耳起乃知高祖來大驚高祖奪兩人軍卽令張
耳備守趙地韓信爲相國文帝以劉禮軍灞上
徐厲軍棘門周亞夫軍細柳營上自勞軍至灞
上棘門軍直馳大將以下騎出入送迎至細柳
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
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
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帝至又不得入于

是帝使使持節召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于是天子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灞上棘門如見戲爾予謂韓信善治軍天子來乃不知至卽卧內奪印符以去是可襲而虜也其不嚴于周亞夫也遠矣

兩漢之士惟則張子房後諸葛孔明有洙泗大儒氣象子房既辭齊三萬戶封又讓相國于蕭何與之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善乎太史公曰運籌帷幄之中制勝于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于易爲大于細可謂盡之矣

劉玄德忍死屬孔明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蓋玄德已知禪之不肖志欲拯一世之人于塗炭之中既不幸以死非

孔明不可乃誠言也亦堯舜禹之事也孫盛何人輒以爲亂命又以爲權術豈足與論玄德孔明哉東坡先生謂孔明出師表可與伊訓說命相爲表裏予謂亦周公鴟鴞救亂之詩也故曰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功不効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使孔明爲玄德出師必不爲此言矣及軍中以孔明死赴聞蜀人赴之不許祠之又不許至野祭相弔以哭何耶使孔明不死未保禪能相終始也

崔瑗家無儋石當世資其親故李固望風致敬然杜喬爲八使乃以贓罪奏瑗士之欲免于讒謗難矣哉王陽車馬極鮮明崔瑗賓客盛飾膳然兩公皆清修節士也故論人者當察其實何如耳

神宗惡後漢書范曄姓名欲更修之求東觀漢記久之不得後高麗以其本付醫官某人來上神

宗已厭代矣至元祐年高麗使人言狀訪于書省無知者醫官已死于其家得之藏于中祕予嘗寫本于呂汲公家亦棄之兵火中矣又予官長安時或云鄠杜民家有江表傳英雄志因爲外臺言之亟委官以取民驚懼遽焚之世今無此三書矣

堯舜禪讓之事尚有幽囚野死之駭言賴孔子得無完書耳況其假堯舜以爲禪讓者欲其臣主

俱全難矣獨漢獻帝自初平元年庚午卽位至延康元年庚子遜位于魏王曹丕實在位三十年丕奉帝爲山陽公邑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車服郊祀天地宗廟祖臘皆如漢制黃初七年丙午曹丕死曹叡立青龍二年甲寅山陽公薨■遜位後十四年矣叡變服率羣臣哭盡哀遣使弔祭監護喪事諡孝獻皇帝冊曰曹叡云用漢天子禮儀葬禪

陵後五年曹叡死齊王芳立四年廢高貴鄉公
髦立五年死陳留王奐立景元元年庚辰山陽
公夫人節薨王臨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諡獻
穆皇后及葬車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後四年
陳留王禪位于晉是魏之尊奉漢帝后與其國
相終始也視晉以降曰禪讓者豈不爲盛德事
乎史臣不知此義尚貶曹丕無曠大之度予故
表出之

上柱國竇毅尚周武帝姊襄陽公主其女聞隋楊
堅受周靜帝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
爲男子救外家之禍毅與公主掩其口曰汝勿
妄言赤吾族毅由是奇之以妻唐公李淵是爲
太穆皇后實生太宗卒能滅隋云

丹陽陶弘景博學多藝能好養生之術仕齊爲奉
朝請棄官隱茅山梁武帝早與之游恩禮甚至
每得其書焚香以受數手勅招之不出朝廷有

吉凶征討大事必先諮之月中常有數信人謂
之山中宰相將沒有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
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天下之士猶
尚西晉之俗競談玄理故弘景云爾蓋散誕論
空則廢禮法禮法既廢則夷狄矣古今之變有
必然者弘景其知言也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九

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漢高祖一竹皮冠起田野初不食秦祿卒能除其
暴拯一世之人于刀機陷穽之下置于安樂之
地帝天下傳之子孫四百年其取之無一不義
雖湯武有愧也史臣不知出此但稱斷蛇著符
協于火德謬矣

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爲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班固云爾固賈誼傳不書過秦今史記陳涉語下著過秦爲褚先生曰非也

王荆公非歐陽公取馮道按道身事五主爲宰相果不加誅何以爲史荆公明妃曲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宜其取馮道也

韓信旣破趙廣武軍李左車降虜也乃西鄉而師事之古今稱爲盛德事然信旣重左車如此曷

不言于高祖尊用之一問攻燕伐齊之後則不知左車何在其姓名亦不復見于史矣如信故善鍾離昧昧亡歸信信遇之不薄也一旦逼昧自剄持其首以見高祖高祖罵曰公非長者乎恐前之李左車如後之鍾離昧也信之不終宜哉

新唐史南詔語中海島溪峒間蠻人馬援南征留之不誅者謂馬留人今世猴爲馬留與其人形

同耳

舜一歲而巡四岳南方多暑以五月之暑而南至
衡山北方多寒以十一月之寒而至常山世頗
疑之漢書郊祀志武帝自三月出行封禪又北
海至碣石又巡遼西又歷北邊又至九原五月
還甘泉僅以百日行萬八千餘里尤荒唐矣

丞相掾和洽言于曹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
可以一節取也世有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

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着新衣
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裳敝壞者謂
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
府大吏或自挈壺食以入官寺夫立教以中庸
貴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途勉而
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
激詭之行則容引僞矣紹興以來宰相趙元鎮
好伊川程氏之學元鎮不識伊川士資以進反

用妖妄眩惑一世每拱手危坐竟日無一言或就之則曰吾方思誠敬姑去爲姦爲僞者十人而九必敝衣粗食以自垢汙否則斥爲不肖矣予恐後世之惑也得和洽之言故表出之

田橫遠居萬里外海島中高祖必欲其來否則發兵誅之橫不敢違四皓者近在商山距長安無百里以高祖之暴而子房謂上有不能致者四人何也蓋四皓俱振世之豪其一天下拯人羣

之至初與高祖同高祖已帝則可隱矣故高祖全之不欲屈非不能屈也吾大父康節云

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降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之時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于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予

謂桓靈之時國命自闡寺出世既憤怨不平故處士抗正議互相名字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之名太學諸生從之者至三萬餘人闡寺反謂別相署共爲部黨圖危社稷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南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二百餘人皆死獄中或徙或廢或禁及七族者又六七百人天下爲之騷動自古衣冠之禍未有也世說范滂等備忠孝之節者誤矣予得申屠蟠事賢其絕識先物智達明哲故表出之

禹後二世已失邦啓太康也周公後五世已殺君伯禽考公煬公幽公弟濇殺幽公自立也殷湯後一世有太甲失道伊尹放之桐宮周武王後四世有昭王王道微缺南巡狩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漢高祖後一世有呂氏之禍唐

太宗後一世有武氏之禍是數君者豈無遺澤乎

漢山公周公曾孫也於文國為四世北親屬為三世非五世

漢武帝用杜周為廷尉詔獄連逮至六七萬人交
所增加十有餘萬人唐武后鞠流人一日之中
萬國俊殺三百人劉業殺九百人王德壽殺
七百人

伯夷姓墨名元或作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
兄弟也孤竹君之子也夷齊蓋諡云

出論語疏
出春秋少

陽
篇

前漢書循吏傳云孝宣自霍光薨後始躬親萬幾
勵精為治五日一聽政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
退五日一聽政史臣以為美則孝宣而上不親
覽天下之務可知矣

李勣病謂其弟弼曰我見房杜生平勤苦僅能立
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應我子孫悉以付汝
葬畢當居我堂撫養孤幼謹察視之其有志氣

不倫交游非類者皆先搃殺然後以聞自是至死不復更言予謂勣親見太宗百戰取天下之難又忍死甚悲之言首以勣遺高宗至高宗欲立太宗才人阿武爲后褚遂良郝處信等死爭不可獨用勣此陛下家事勿問外人一言唐之宗社幾于覆亡何勣能慮其家而不能慮其國也勣真鄙夫也哉

司馬文正公修通鑑時謂其屬范淳父曰諸史中

有詩賦等若止爲文章便可刪去蓋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後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廢至沉汨羅以死所著離騷漢淮南王太史公皆謂其可與日月爭光豈空言哉通鑑并屈原事盡削去之春秋褒毫髮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何耶公當有深識求于考異中無之

古者人君卽位稱元年始終之意漢武帝乃加建元之號後因以名年已非是又數更易其號寧

有人君卽位稱元年之後再稱元年之理唐之
太宗卽位稱貞觀元年至二十三年而終爲近
古云

唐太宗以讖欲盡殺宮中姓武者李淳風以爲不
可竟殺李君羨讖有一女子身長姓武其明白
如此後高宗欲立太宗才人武氏爲皇后長孫
無忌郝處信褚遂良力諫初無一語及武氏之
讖何也武氏之變至不可言司馬文正通鑑不

書怪獨書此讖云

漢桓帝時或言民之貧困必貨輕錢薄發更鑄大
錢事下四府羣僚太學能言之士議之予嘗論
國有政事何太學之士得議蓋其噓枯吹生抑
揚震動至此故竇武之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
諸生陳蕃聞王甫之變將諸生八千餘人拔刃
以入范滂挾公議爲訐公卿皆折節下之太學
諸生附之者三萬餘人卒成部黨之禍漢隨以

亡豈但曹節等罪哉

靖康初元海外與國亂神州勢尚淺朝廷有施行太學諸生必起論之又舉合國人進斥大臣擊登聞鼓碎之廟堂畏怯拱默不敢立一事天下卒至不救賴今天子中興加大號令始畏懾壞散不然其禍不在漢部黨之下矣

案此當合上為一條

鮑

云民有七亡豪强大姓蠶食無厭一亡也馬援云大姓侵小民乃太守事耳然以曹操之勇

尚云先在濟南除殘去穢以是為豪强所忿恐致家禍故謝病去今之君子欲區區以禮義廉恥裁大姓之暴吾民者亦疎矣

蜀于韋臯刻石文字後書臯名者必鐫其中僅可辯故宋子京書臯事云蜀人思之見其遺像必拜凡刻石著臯名者皆鑿去其文尊諱之近有自西南夷得臯授故君長牒于臯位下書若臯字復塗以墨如刻石者蓋臯花字也當時書石

亦用前名後押之制非蜀人鑿其文尊諱之如
本朝韓魏公書花字寫成琦字復塗以墨尚可
辯亦此體也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一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大賢如孟子其可議有或非或疑或辨或黜者何
也予不敢知具列其說于下方學者其折衷之
後漢王充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刪孟文繁不錄
王充刺孟出論衡韓退之贊其閉門潛思論衡
以修矣則退之于孟子醇乎醇之論亦或不然

也

畧法先生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
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
而無說鬪約而無解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
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講
猶瞽儒唯唯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
爲仲尼子游爲茲厚于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
罪也

右荀卿非七十二子

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
然則君子之行孰先于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
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乎孺悲
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
虎得政于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于惡人之
朝乎爲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汙君乎爲委吏爲
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

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
豈非阨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
非由由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
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
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遯世無悶非不恭也苟
無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疑陳仲子避兄離母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
祿蓋爲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

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于人而成之也仲
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爲
吾旣知其不義矣今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
身享之也故避之居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
屨妻辟纊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策
與種之者誰邪以所食之鴈鵝兄所受之饋也
故哇之豈以毋則不食以妻則食之邪君子之
責人當深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邪若

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其甚歟

疑孟子將朝王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信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

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

疑孟子謂蚺鼃無言責曰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道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爲貧而仕邪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于齊非抱關擊柝之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爲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

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故不得不疑

疑沈同問伐燕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仁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不謀于孟子孟子勿預知可也沈同既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上而正之乎夫軍旅者大事也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繫焉苟動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繆妄乎

疑父子之間不責善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于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而可乎

疑性猶湍水曰告子云性之無分于善不善猶水之無分于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于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于善不善謂中人也瞽瞍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

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日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染有不善乎

疑生之謂性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矣性則殊也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辨勝人矣

疑齊宣王問卿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偏也爲卿者無貴戚異姓同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于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其以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君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况過

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後世有貴戚
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
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
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
懼然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
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
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爲篡亂之資也其可乎
疑所就三所去三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爲禮

貌與飲食也伊尹去湯就桀桀豈能迎之以禮
哉孔子栖栖皇皇周遊天下佛盼召欲往公山
弗擾召欲往彼豈爲禮貌與飲食哉急于行道
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
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爲禮貌而仕也又曰朝
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
從其言也使飢餓于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
受也是爲飲食而仕也必如是不免于鬻先王

之道以售其身也古君子之仕者殆不如此
疑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曰所謂
性之者天子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
有之而內實亡也堯舜湯武之于仁義也皆性
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焉而已矣夫仁者所
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
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間耳假者文
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

不可保況能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疑瞽瞍殺人曰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貴于舜者爲其能
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于
惡也如是則舜爲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
止其未然使至于殺人執于有司乃棄天下竊
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爲而謂舜爲之乎是特委
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于臯

陶矣舜惡得而竊之若負而逃于海濱臯陶猶可執也若曰臯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予舜是君臣相與爲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爲舜與臯陶哉又舜旣爲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臯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非孟子之言也

右司馬文正公疑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其于顏淵試之也熟而觀之也審矣蓋嘗默而察之閱三月之久而其顛沛造次無一不出于仁者是以知其終身弗叛也君子之觀人也必于其所慮焉觀之此其所慮者容有僞也雖終身不得其真故三月之久必有備慮之所不及者僞之與真無以異而君子賤之何

也有利害臨之則敗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安知其非有也假之與性其本亦異矣豈論其歸與不歸哉使孔子觀之不終日而決不待三月也何不知之有

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志者無求無作志于心而已孟子所謂心勿忘據者可求可作之謂也依者未嘗須臾離而游者出入可也

君子志于道則物莫能留而游于藝則道德有自生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孟子較禮食之輕重而食輕則去食食重而禮輕則去禮惟色亦然而孔子去食存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復較其重

輕何也曰禮信之于食色如五穀之不殺人今有問者曰吾恐五穀殺人欲禁之如何必荅曰吾寧食五穀而死不禁也此孔子去食存信之論也今荅曰擇其殺人者禁之其不殺人者勿禁也五穀安有殺人者哉此孟子禮食輕重之論也禮所以使人得妻也廢禮而得妻者皆是緣禮而不得妻者天下未嘗有也信所以使人得食也棄信而得食者皆是緣信而不得食者

天下未嘗有也今立法不從天下之所同而從其所未嘗有以開去取之門使人以為禮有時而可去也則將各以其私意權之其輕重豈復有定物由孟子之說則禮廢無日矣或曰舜不告而娶則以禮則不得妻也曰此孟子之所傳古無是說也凡舜之事塗廩浚井不告而娶皆齊魯間野人之語考之于書舜之事父母蓋烝烝焉不至于姦無是說也使不幸而有之則非

人理之所期矣自舜已來如瞽瞍者蓋亦有之
 為人父而不欲其子娶妻者未之有也故曰緣
 禮而不得其妻者天下無有也或曰嫂叔不親
 授禮也嫂溺而不援曰禮不親授可乎是禮有
 時而去取也曰嫂叔不親授禮也嫂溺援之以
 手亦禮也何去取之有

可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一

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二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
 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雖堯舜
 在上不免于殺無道然君子終不以殺人訓民
 之不幸而自蹈于死則有之吾未嘗殺也孟子

言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使後世暴君汙吏皆曰吾以生道殺之故孔子不忍言之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凡物之可求者求則得不求則不得也仁義未有不求而得之亦未有不求而不得者是以知其可求也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富貴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以知其不可求也故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

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聖人之于利未嘗有意于求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然將直告之以不求則人猶有可得之心特迫于聖人而止耳夫迫于聖人而止則其止也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曰使其可求雖吾亦將求之以爲高其閑閤固其扃鑰不如開門發篋而示之無有也而孟子曰食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義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君子

之教人將以其實何不謂之有夫以食色爲性
則是可求而得也君子禁之以仁義爲命則是
不可求而得也而君子強之禁其可求者強其
不可求者天下其孰能從之故仁義之可求富
貴之不可求理之誠然者也以可爲不可以不
可爲可雖聖人不能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巳有恥使
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
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
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立然
諾以爲信犯患難以爲果此固孔子之所小也
孟子因之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
則非孔子之所謂大人也大人者不立然諾而
言未嘗不信不犯患難而行未嘗不果今也以
不必信爲大是開廢信之漸非孔子去兵去食
之意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子產爲鄭作封洫立謗政
鑄刑書其死也教太叔以猛其用法深其爲政
嚴有及人之近利而無經國之遠猷故子罕叔
向皆譏之而孔子以爲惠人不以爲仁蓋小之
也孟子曰子產以乘輿濟人于溱洧惠而不知
爲政蓋因孔子之言而失之也子產之于政整
齊其民賦完治其城郭道路而以時修其橋梁
則有餘矣豈有乘輿濟人者哉禮曰子產人之
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此又因孟子之言而失
之也

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鄭聲之
害與佞人等而孟子曰今樂猶古樂何也使孟
子爲政豈能存鄭聲而不去也哉其曰今樂猶
古樂特因王之所悅而入其言耳非獨此也好
色好貨好勇是諸侯之三疾也而孟子皆曰無
害從吾之說百姓惟恐王之不好也譬之于醫

以藥之不可口也而以其所嗜爲藥可乎使聲色與貨而可以王則利亦可以進仁義何獨拯梁王之深乎此豈非失其本心也哉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性可亂也而不可滅可滅非性也人之叛其性至于桀紂盜跖至矣然其惡必自其所喜怒其所不喜怒未嘗爲惡也故木之性上水之性下木抑之可使輪困抑者窮未嘗不上也水激

之可使澆湧上達激者窮未嘗不下也此孟子之所見也孟子有見于性而離于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道者性而善繼之耳非性也性如陰陽善如萬物萬物無非陰陽者而以萬物爲陰陽則不可故陰陽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非無也今以其非無卽有而命之則凡有者皆物矣非陰陽也故天一爲水而水非天一也地二爲火而火非地

二也爲善而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謂之善則孔子言之矣苟可以謂之善亦可以謂之惡故荀卿之所謂性惡者蓋生于孟子而揚雄之所謂善惡混者蓋生于二子也性其不可以善惡命之故孔子之言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夫苟相近則上智與下愚曷爲不可移也曰有可移之理無可移之資也若夫吾弟子由之論也曰雨于天者水也流于江河蓄于坎井亦水

也積而爲泥塗者亦水也指泥塗而告人曰是有水之性可也曰吾將使其清而飲之則不可是之謂上智與下愚不移右蘇東坡云予爲論語說與孟子辨者八

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如何曰孔子死不得其傳矣彼孟子者名學孔子而實背之者也焉能傳敢問何

謂也曰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
可以爲君也天下無王霸言僞而辨者不殺諸
子得以行其意孫吳之智蘇張之詐孟子之仁
義其原不同其所以亂天下一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爲孟子者五
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諸侯事天子孟子勸諸侯
爲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順耳矣孟子當
周顯王時其後尚且百年而秦并之嗚呼孟子

忍人也其視周室如無有也

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
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
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
謂以齊王由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
曾西之所不爲嗚呼是猶見人之救鬪者而笑
之曰胡不因而殺之貨可得也雖然他人之救鬪
者耳桓公管仲之于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

奈何而公嘗中之于周文與武而孟子之
或曰然則湯武不爲歟曰湯武不得已也契相土
之時詎知其有桀哉后稷公劉古公之時詎知
其有紂哉夫所以世世樹德以善其身以及其
國家而已湯武之生不幸而遭桀紂放之殺之
而泣天下豈湯武之願哉仰畏天俯畏人欲遂
其爲臣而不可得也由孟子之言則是湯武修
仁行義以取桀紂耳嗚呼吾乃不知仁義之爲

篡器也

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
世以台爲口實孔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彼
順天應人猶隴畹如此孟子固求之其心安在
乎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又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
小心書序伊尹旣醜有夏復歸于亳孟子亦曰

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夫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弱耳非紂也而齊梁不事之非桀也而孟子不就之嗚呼孟子之欲爲佐命何其躁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紂一人惡邪衆人之惡邪衆皆善而紂獨惡則去紂久矣不待周也夫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同之者可遽數邪紂存則逋逃者存紂亡則逋逃者曷歸乎其欲拒周者又可數邪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故荀卿曰殺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則商人之不拒周審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

或問禹薦益于天下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有諸曰禹不知啓賢邪知而且以傳益邪父不

知子安用明哉知其賢天下終歸之而讓以爲名是僞也孰謂聖人而不明且僞也夫益亦不知啓賢不辭于禹禹崩而後避之以蹈舜禹之迹又終不得爲舜禹其無慙乎益與稷臯陶一體人也不宜如是且吾夫子未之言也或曰然則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于陽城如何曰堯不聽舜讓舜受終于文祖舜不聽禹讓禹受命于神宗或二十有八載或十有七

年曆數在躬旣決定矣天下之心旣固結矣又可避乎舜禹未嘗避也由孟子之言則古之聖人作僞者也王莽執孺子手流涕歔歔何足哂哉

或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叟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掩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弣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

茲臣庶汝其于予治有諸曰書云瞽子父頑毋
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弗格姦又曰負罪引
慝祇載見瞽叟夔夔齊栗瞽叟亦允若是瞽象
未嘗欲殺舜也瞽象欲殺舜刃之可也何其完
廩浚井之乎其亦有所慮矣象猶能慮則謂二
嫂者帝女也奪而妻之可乎堯有百官牛羊倉
廩備以事于畎畝之中而不能衛其女乎雖其
見奪又無吏士無刑法以治之乎舜以父母之
不愛號泣于旻天父母欲殺之幸而得脫而遠
鼓琴何其樂也是皆委巷之說而孟子之聽不
聰也

或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
以百里何如曰皆孟子之過也大雅曰瑟彼玉
瓚黃流在中九命然後錫以圭瓚秬鬯帝乙之
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周自王季中分
天下而治之矣奚百里而已哉商頌曰玄王桓

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
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契
之時已受大國相土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伯出
長諸侯威武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
商自相土威行乎海外矣奚七十里而已哉嗚
呼孟子之教人教之以不知量也

或曰然則仁義無益于人者乎曰奚其爲無益也
天子用之以保其天下諸侯用之以保其社稷
卿大夫用之以保其田里使君臣上下父子兄
弟夫婦相愛相恭相正相救厭然如宮商之應
如畫績之次禍亂日以消名譽日以廣奚其爲
無益也若夫挾欲趨利圖謀非分豈仁義之意
哉乃孟子之邪言陷人于逆惡也

或曰孟子之言諸侯奚不聽也謂其迂闊者乎曰
迂闊有之矣亦足憚也孟子位諸侯則能以取
天下矣位卿大夫豈不能取一國哉爲其君者

不亦難乎然滕文公嘗行孟子之道矣故許行陳相稱之曰仁政曰聖人也其後寂寂不聞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故無驗也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二

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三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孔子與賓牟賈言大武曰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猶不貪商而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商之錄未盡也病其有賢臣也文王貪商如此其甚則事君之小心安在

哉豈孟子妄言哉孔子不妄也孟子之誣文王也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積亂已久諸侯皆欲自爲雄苟說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倡仁義之竿而湯武爲之餌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尋謂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義又豈速售之物也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子子噲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周室其爲桀紂乎盛之有衰若循環然聖王之後不能無昏亂尚賴臣子扶救之耳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幾家家可以行仁義人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孟子自以爲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齊王欲見孟子而稱有疾明日出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請必無歸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則曰孔

子當仕有官職夫孟子爲齊卿無官職邪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孔子德薄且齒少邪君之所不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謂講道之頃耳非常常然也人君尊賢其臣尚當辭矧可以要之也哉是孟子之驕習矣宜乎其教諸侯以反天子也

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今之學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說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應之曰行其道而已乎則何必紂之失之也何憂乎善政之存

問見後錄 三十一 漢古閣
何畏乎賢人之輔尺地一民皆紂之有何害諸
侯之行道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
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
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親
無將不容纖芥于其間而學者紛紛強爲之辭
又謂孟子權以誘諸侯使進于仁義仁義達則
尊君親親周室自復矣應之曰言仁義而不言

王彼悅之而行仁義固知尊周矣言仁義之可
以王彼悅之則假仁義以圖王唯恐得之之晚
也尚何周室之顧哉嗚呼今之學者雷同甚矣
是孟子而非六經樂王道而妄天子吾以爲天
下無孟子可也不可以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
可以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君臣之義以明孔
子之道以防亂患于後世耳人知之非我利人
不知非我害悼學者之迷惑聊復有言

右李泰伯常語

毀我知之譽我知之是邪非邪必求諸道非道則已孟子吾知其有以曉然合于孔子者常語不
得不進之也而謂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
七作天下久則難變故文王未洽于天下齊有
千里之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由周而來七
百有餘歲矣其數則過其時考之則可當今之
世舍我其誰是教諸侯以仁政叛天子者也欲

爲佐命者也常語不得不絕之矣夫天子固不
可叛也六經亦不可叛也苟可叛之則視孟之
書猶寇兵虎翼者也孟旣唱之學者和之劉歆
以詩書助王莽荀文若說曹操以王伯乃孟之
一體耳使後世之君卒不悅儒者以此常語之
作其不獲已傷昔之人以其言叛天子今之人
又以其言叛六經故曰天下無孟子則不可
以無六經無王道則不可以無天子是有大

功于名教非苟言焉

右陳次公述常語

孟軻誠學孔子者也其有背而違之者常語討之甚明世之學者不求其意漢爾而非之是亦有由然也何也由孔子百餘歲而有孟軻由孟軻數百歲而及揚雄又數百歲而及韓愈揚與韓賢人也其所以推尊孟子皆著于其書今常語驟有異于二子宜乎其學軻者相驚而譎譎也

然譎譎者豈知二子之尊軻處常語亦尊之矣所繆者教諸侯以叛天子以爲非孔子之志也又以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爲今之害故今之儒者往往由此言而破六經常語可不作邪且由孟子没于數百年矣初荀卿嘗一曰其非而坻于揚子雲及退之醇乎醇之說行而後之學子遂尊信之至于今茲其道乃高出于六經常語不作孰爲究明或曰子言則是矣如衆口何

曰顧與聖人如何爾尚誰衆人之問哉故曰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

右傳野述常語

桃應問于孟子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舜安得而禁之哉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其天下劉子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理權而不盡

義孝子之事親也既外竭其力又內致其志不使其親有不義之名不使其人有間非之言瞽叟使舜塗廩從而焚之乃下使浚井從而拵之乃出舜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夔夔齊栗瞽叟亦允若書曰父頑母嚚弟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由是觀之舜爲天子瞽叟必不殺人也仲尼之作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故以子則諱父以臣則諱君豈獨春秋然哉雖

爲士者亦然故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聽之昔者商鞅之作法也太子犯之鞅曰太子君之貳也不可以刑刑其傅與師鞅之法刻矣然而猶有所移由是觀之瞽叟殺人臯陶必不執也葉公子高問于孔子曰吾黨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何如孔子曰不可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由是觀之瞽叟殺人臯陶雖執之舜必不聽也舜豈以天下有所受

顧臨其親哉夫聖人莫大焉天子莫尊焉以天下養莫備焉德爲聖人尊爲天子以天下養然而不能使其親無一朝之患是則非舜也知聖人之德知天子之尊知天下養之備焉而不知天子父之貴也而務搏執之是則非臯陶也無其事云爾有其事奚至于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故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理權而不盡義夫衡之爲物也徒懸則偏而倚加權焉則運而平

一重一輕之間聖人權之時也請問權曰皐陶
不難棄士不過失刑而已矣以君臣權之天下
之爲君臣者必定義莫高焉舜不難棄位不過
隱法而已矣以父子權之天下之爲父子者必
悅仁莫盛焉故善爲政者無以小妨大無以名
毀義無以術害道無以所賤干所貴迂其身有
以利天下則爲之貶其名有以安天下則爲之
其唯舜皐陶乎

右劉中原父明舜

予讀韓愈書知其斥楊墨排釋老以尊聖人之道
其志篤矣自孟軻揚雄沒傳其道而醇者唯韓
愈氏而已然其言孟軻輔聖明道之功不在禹
下斯亦過矣得非美其流而忘其源乎當堯之
時洪水浸天下民病其害深矣雖堯舜之聖猶
咨嗟皇皇未有以治之之道禹乃決橫流而放
于海粒斯民而奠厥居是天下之患非禹不能

去昭昭然矣雖百夔尙又何益哉孔子之道永
被天地陶甄日月萬類之性人靈一作太虛之本孰
不由其德而能存乎苟一日失之則鳥獸之不
若也當周之亡辨詐暴橫聖人之道偶不行于
一時亦猶天地之晦日月之蝕運之常也復何
傷乎孟軻學聖人者也憤然而興闢楊墨誅叛
義以尊周公孔子信有大功于世然聖人之道
無可無不可苟當時軻之徒不能力排楊

遏異端明仁義以訓天下則聖人之教果從而
廢乎若使聖人之道遭楊墨之害而遂衰微則
亦一家之小說爾又烏足謂萬世之法哉軻雖
欲張大其教天下可從而興乎是聖人之道不
爲一人而廢一人而興又昭昭然矣其後嬴政
肆虐火其書室其途愚天下之耳目使不能通
其說其爲害過楊墨遠矣然漢家之興則孔氏
之言雷震于海內豈又由軻之辨之而後行邪

故曰譽之不足益毀之不足損由其道大也後之儒者有能立言著書振揚其風發明其旨則可矣若曰隨其廢而興之因其塞而通之得非過矣乎予謂楊墨之禍未若洪水然而九年之害非禹不能平孔氏之道雖見侵毀作不由軻而益尊苟毀譽由軻而興則不足謂之孔氏之道使聖人復生必不易予言也

右張俞論韓愈稱孟子功不在禹下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諡

法曰受禪成功曰舜仁聖盛明日舜白虎通曰舜猶僣僣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孔安國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一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一百十二歲案書稱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言百姓思慕堯德且明舜雖受終令天下服喪三年如繼世之禮故于殂落下終言之下文

云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謂堯崩踰年見于文祖廟而改元孟軻不達此言以爲三載服除後舜格于文祖乃妄稱孔子曰舜既爲天子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若然當以服除之月至廟不當于正月元日也踰年改元春秋常法迄今如之軻又云堯舜禹崩三年喪畢舜禹益皆避其子然後踐位且舜正月上日受終文祖已二十八年豈容至服除未定方

讓其子孔安國仍軻之謬乃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卽政復至文祖廟周衰楊墨道盛孟子排而闢之可謂醇矣其于論經義說世事知謀往往短心乖戾陋儒愛其詞簡意淺雜然崇尚固可鄙笑也司馬遷云舜年三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踐位三十九年崩亦用孟軻舊說也鄭玄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徵庸三十謂歷試三十年也在位

問身後錄 十二
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
一百十歲也

右劉道原資治通鑑外紀

臣聞春秋尊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與禮之尊
無二上其旨實同蓋國之于君家之于父學者
之于孔子皆當一而二者是以明王罷黜百
家表章六經大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今國家
五十年來于孔子之道或二而不一矣其義說

歸之于老莊而設科以孟子配六經視古之
黜百家而專明孔氏六經者不亦異乎前者學
官罷黜孔子春秋而表章僞雜之周禮以孟子
配乎孔子而學者發言折處于孟子而畧乎論
語固可攷矣今皇太子初就外傅之時會官僚
講孝經而讀孟子蓋孟子不當先諸論語者也
如以孟子先諸論語其所以傳道皇太子天資
邁世之令德而視之以一德哉臣愚竊以謂宜

講孝經而讀論語恭候講孝經畢日復講其已
講之論語其入德亦易矣或問曰讀爾雅以示
文字訓詁之本源而明天地萬物之名實先儒
謂爾雅本是周公訓成王之書信不誣也臣愚
流落衰暮之時荷聖君一日非常之眷自太子
左諭德授以詹事苟有所志不敢無犯而有隱
臣愚自度此言一出必遭世俗誣謗不淺矣其
所恃以安者陛下聖度旁燭萬代之微而不爲
世俗惑也重惟太子天下之本而一本于孔子
六經則宗廟社稷之流光不亦偉乎臣聞以狂
瞽獨見之言于冒宸扆不勝惶懼待罪之至
右晁以道奏審皇太子讀孟子



